



QIANQUAN YU

JUEJUE

在他的笔下，
传统与现代，神性与人性，
宗教与世俗，出世与入世，
都得到生动而精准的表达。
毫无夸张地说，
在传统文化的文学书写方面，
德发是当今中国文坛的出类拔萃者。

赵德发◎著

缱绻与决绝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赵德发◎著

缙 卷 与 决 绝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缱绻与决绝/赵德发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8. 1

(赵德发文集)

ISBN 978-7-5396-6228-2

I. ①缱…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2317号

出版人: 朱寒冬

丛书策划: 朱寒冬

责任编辑: 张妍妍

丛书统筹: 姜婧婧

装帧设计: 张诚鑫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址: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销部: (0551)63533889

印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7.5 字数: 450千字

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8.00元(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赵德发，1955年生，山东省莒南县人，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主任。自1980年开始创作，至今已发表、出版各类文学作品700万字，大量作品被转载并获奖。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缙绅与决绝》《君子梦》《青烟或白雾》《双手合十》《乾道坤道》《人类世》以及长篇纪实文学《白老虎》等，曾获人民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中国作家》奖、山东省精品工程奖、齐鲁文学奖、泰山文艺奖等。

总序/张炜

山东文学的功勋人物

1990年初,我正染病住院。朋友探望时热情推荐,说山东大学作家班学员赵德发刚刚发表了短篇小说《通腿儿》。我找来作品,一边输液一边翻阅,竟一口气读完。我当时就想:这会是齐鲁文学的一员骁将。

这是一篇好作品。德发用简洁的文字勾画出一段复杂的历史,让沂蒙风情与人性、命运交融在一起,读来令人慨叹。此作很快在文坛引起反响,成为他的成名作与代表作。由此开始,他的中短篇小说接连问世,让人进一步看到了他不凡的才情。

德发的创作实力,是通过系列长篇小说“农民三部曲”(《缙绅与决绝》《君子梦》《青烟或白雾》)全面展现的。这三部作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前两部还发表于重要的文学刊物,很快在阅读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德发几乎每完成一部作品都让我先看,令我阵阵惊喜。他毕十年之功,完成了对中国近百年农民生活、农村现实的广泛观照和深沉反思,气势恢宏,视野阔大,底蕴深厚,“农民三部曲”在当代长篇之林中显得十分突出。我从德发身上学到了很多,比如就写农村生活而言,他的根扎得更深,更了解农村、农民和土地,在表达上也更有内容。

对乡土小说的自觉突破,是德发创作的一大特点。谈到乡土

小说,大家就会想到农村题材的作品。其实乡土小说主要还不在于表达的内容,而在于表达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所熟悉的当代文学,从农村题材到城市生活的创作,也包括一二线城市的写作与表达,基本上还是乡土文学。这里面包含了观念、方式、对一个时期审美传统的继承。乡土文学是了不起的,但也有局限性。随着文学的世界化和现代化,乡土文学必将得到突破,而德发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从“农民三部曲”即可看出,他在探求新的叙述形式,从结构到其他,保持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能力。齐鲁大地是乡土文学的根据地,在这里出现一个勇于探索、自我挑战的作家,就显出了特别的意义。

山东是儒学发祥地,“文以载道”是一代又一代作家源于文化基因的自觉行为,更何况新儒学的当代流脉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学者们一直在讲新儒学的现代性转化,这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古老的儒学面对了很多新问题,要对接现代,要有更新和转化。但无论怎样它仍旧是入世的,是关怀重大事物的。从关心社会问题来讲,很少有谁比德发更为迫切、更为扎实地诉诸文字。他以新儒家的情怀,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出自己的文学发力。这方面许多作家在减弱,而他在增强,这就是勇气。更让人赞叹的是,德发系统地学习研究传统文化,详细了解儒、释、道在当今的流风余韵,出人意料地完成了几部“文化小说”。在他的笔下,传统与现代、神性与人性、宗教与世俗、出世与入世,都得到生动而精准的表达。毫无夸张地说,在传统文化的文学书写方面,德发是当今中国文坛的出类拔萃者。

作为一个有思想、有追求的作家,德发一直在开拓新的文学疆

域。他从经验之内到经验之外,从“乡土”到“文化”,直至人类的终极关怀,踏出了一串深长的脚印。其长篇新作《人类世》更体现了他的努力。他以超乎常人的敏感,让一个历史地质学新概念引发创作激情。类似的表达实际上很容易形成一个人的文学障碍,如主题先行、大而无当和面面俱到、浮浅的思考,而这部新作既表达了严重的关切,具有世界性和前沿性,又避免了一些易犯的毛病,回避了诸多弊端。

德发的创作引人思考一个创作问题:由“宽门”到“窄门”。年龄稍大一点的作家,在创作上很愿意借鉴“史诗性”的作品,这固然好,但由于陈陈相因,或许已经属于“过去式”了。现在的杰作已不太可能出现 19 世纪前后那种大泼墨、恣意、多头并进的写法了。现代生存和阅读已经把文学的入口改变了,变成了一个“窄门”。这就好比一座建筑,很大的府邸,门却不一定留得很大。“窄门”有利于对府邸的保护,也更有魅力和吸引力,它不是大敞的,“城府”却很深,所谓的“侯门深似海”。大多数乡土文学作家的门开得比较宽,后来就一点点变窄了。从“窄门”进入很重要,这里包含着人物与情节设计,更有语言调度技能。德发的近作始终把主要人物关系放在聚光灯下,场景的移动跳跃也相当节制,线索少有并置和纠缠,力求单纯,这样其实更有叙述的挑战性。现代读者很忙,精神涣散,容易迷路走丢。门开得很宽,读者不是被吓住就是很快失望了,根本不想往里走。由“窄门”直入,这对于乡土作家是很难做到的。我们习惯上很容易讲气势,场面铺排得很大,其实这样做的时候,错误已经犯下了。“窄门”自语言开始,德发的语言比过去更结实也更自觉了。文学是语言艺术,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品,随便找

出一个局部来看都是锦绣文章,但又不会因过分精致而丧失了空间感和立体感,而是仍旧能够保持一种浑然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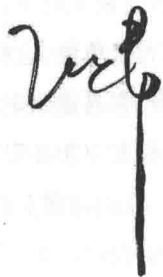
德发在 20 世纪 90 年代登上文坛,现在已经过了六十岁,写了三四十年,积累了包含小说、散文、纪实文学在内的大量作品,而且能够持续跑好自己的文学马拉松。这当然需要耐力、才华、生活积累和人的品格。品格会决定很多东西,决定意志力、追求真理的赤诚与炽热。对文学艺术竭尽全力的追求、不计得失的探索显然需要人格的力量。他的作品的积累夯实了齐鲁文学的基础。50 年代前后出生的作家承上启下,继承了老一辈,启发了新一代。他一步一步往前走,往高处迈,留下了丰硕的创作果实。如果山东文学队伍中抽掉了德发,就变得大为不同了,底气会差许多。他给许多作家提供了文学营养,提供了经验。

安徽文艺出版社寒冬社长决定出版“赵德发文集”,从而让读者看到一位优秀作家的创作全貌,展示了一条长长的文学河流。这套文集当视为德发的阶段性总结。我相信德发会走得更远,写得更多。

祝贺德发,一起向前。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



目 录

总序 山东文学的功勋人物 / 张炜 / 1

第一卷

- 第一章 / 3
- 第二章 / 23
- 第三章 / 43
- 第四章 / 55
- 第五章 / 76
- 第六章 / 94
- 第七章 / 112

第二卷

- 第八章 / 141
- 第九章 / 157
- 第十章 / 176
- 第十一章 / 194
- 第十二章 / 213
- 第十三章 / 235
- 第十四章 / 260

第三卷

- 第十五章 / 281
- 第十六章 / 296
- 第十七章 / 318
- 第十八章 / 337
- 第十九章 / 359
- 第二十章 / 375
- 第二十一章 / 395

第四卷

- 第二十二章 / 417
- 第二十三章 / 432
- 第二十四章 / 454
- 第二十五章 / 474
- 第二十六章 / 492
- 第二十七章 / 515
- 第二十八章 / 535

第一卷

第一章

许多年来，天牛庙及周围几个村的人们一直传说：宁家的家运是用女人偷来的。

和许多民间传说一样，宁家发家的故事也在庄户人一代代的口耳相传中衍化成若干种版本。但不同的只是枝叶，故事的主干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在故事的开头，宁家在天牛庙还只是一个外来户，一个叫宁三的年轻汉子正跟他妻子和两个闺女窝在天牛庙村头的一间破屋里。这宁三来自北乡，生下来就是一个穷光蛋，小时给财主家放牛，长大了就在那家扎觅汉，也就是做长工。可是这个宁三不安分，干了两年竟把人家的丫鬟拐走，跑出二百里地来到这天牛庙，因为这庄的首富费麻子是他的表姨夫。费麻子收留了他，给他一间破看场屋子，又拨了几亩地给他种，宁三就与那丫鬟安下身，时间不长生下一女，一年之后又生下一女。这时候的宁三还平淡无奇，因为费麻子虽然收留了他，却没将他和其他佃户另眼看待，每到庄稼登场，费家派去收租的管家斤是斤两是两，没有丝毫的含糊。宁三拖家带口，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让宁三改变自身及后代命运的契机，是他在某一年某一天遇见了一个醉汉。是在什么地方遇见的，传说不一样，有的说宁三正在地里锄草，忽遇一个走得歪歪扭扭的老汉向他要烟抽；有的说宁三正在河边挑水，忽遇一个老汉向他讨水喝。但不管怎样，就像一条河在某处分成许多细流，流到某处又汇成一股一样，这个故事后来都如是说：这个醉汉是风水先生，他酒后吐真言，告诉了宁三一

个不该告诉的重大秘密。他向宁三讲，他已经把他平生发现的最好的一穴坟地给了他平生最喜欢的人。宁三问给了谁，先生朝东边山上一指，说是刘罐子的娘。宁三认识刘罐子，那是给费家看山的一个青年，长年跟他娘住在山上，昨天刚听说他娘死了。先生醉里咣当地说，死得好呀，人老了就该死呀！想想她年轻的时候有多好，把我迷得整天往她家跑，她男人把我的头打破了我也不改。可是如今她老了，老得叫人没法看啦，你说她不死干啥！不过，咱没忘了她的情分，咱挑了那穴地，让她儿子跟东家要来埋她，也算对得起她啦！这时宁三就问占了那穴地有啥好处，先生摆着手说：你等着看她孙子吧，不竖旗杆才怪哩！在醉汉走了之后，宁三立马去了东山。他果然在山前看到了一座新坟，刘罐子正一个人坐在坟前。宁三去打量小伙子，也怪，小伙子脸上竟没有丧母之人应有的悲容，相反的是却有一片隐隐的喜色，他就对风水先生的话深信不疑了。看看坟，再看看小伙子，他心中像闪电一样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回家后的第二天，他就叫他的妻子去了山上。

故事讲到这里容易出岔子，而且在近百年来无数次的讲述时总是有人献疑。说宁三真不要脸，怎么能使出那一招呢？但讲述者总是像真理在握者一样面不改色，从从容容言之凿凿。他们讲，你认为宁三读过圣贤书，知道何以为羞何以为耻？况且，他那个老婆是丫鬟出身，一准不是正经玩意儿。有的讲述者甚至肯定地说，那丫鬟其实早跟财主家少爷玩过了，是少爷玩够了把她蹬了，她才又贴上了宁三。这么一讲，宁三老婆上山便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这小女人上山后，就跟刘罐子睡了。这当中的过程众说纷纭。在对这一过程的讲述中，众多讲述者无不将自己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最大限度。有的说那刘罐子打了多年光棍，见小女人送上门来如喜从天降，立即与其滚在一起，将一粒无比金贵的种子播于小女

人腹内；有的说刘罐子因生母刚刚辞世有所顾忌，小女人施展了万般手段方将他俘获，使宁三的计谋得逞。而故事讲到最后都是一样的结局：刘罐子过了不久娶妻生子，十八年之后儿子还像老子一样是个看山佬，便找老风水先生问缘故。老先生也觉得蹊跷，便反复盘问刘罐子当年的经历，问清楚之后扼腕长叹：唉，贵子早叫你扔了，你还找我做啥？！刘罐子似有所悟，于是到村里看宁三家的情景，而这时显示宁三的儿子中了举人的旗幡已经高高飘扬在宁家门前了……刘罐子大悔不迭，走回山里躺倒，两月没起床，郁郁而终。

这就是宁家的发财传说。不管这传说是真是假，宁家祖上曾出过一个进士，后来放了个山西介休县知县，这确是事实。那个叫宁参的宁家先人也真是个好样的。他虽出身贫寒，可六岁的时候就在大街上拿着木棒写字。这天又写了半街面子，正巧费家老爷从那里走发现了，见沙土上的字挺像回事，就暗暗称奇，遂让宁参念给他听。不料宁参擦一把鼻涕说他不认识。老爷说，你不认识怎么会写？宁参答曰：看了人家门上贴的对联，学着写的。费家老爷这一回是吃惊了：了不得，不会念就把字记下了，这孩子不是神童又是什么？慌忙找了宁三商量，让这孩子到他家陪少爷读书去，束脩之类概不用宁三出。一进私塾，这宁参果然不同凡响，用先生的话说，他读书不像读而像“吃”，不出几年，“四书五经”吃了个透，十八岁上中举人，二十一岁中进士。到二十六岁上放了县令，七八年后就在家中置地三十顷。要不是他三十六岁上得伤寒死去，宁家的家业还要庞大。可惜，宁家只出了个宁参。他的儿孙们也都读过书，但没有一个成器。而且，在宁参之后他家还有过一次神秘的大火，一下子使家势颓败了。人们传说，这是那个老风水先生见自己的心血没让相好女人得济，一气之下做的手脚。具体的办法，

是在宁参家门口的旗杆周围暗暗下了若干支桃木钉，将宁家的运气给破了。也有人说，让老风水先生做手脚也是费家的意思。宁参能入学念书全靠了费家，可是宁家却忘恩负义，宁参挣了钱回家置的地，大部分是从费家手里夺去的，让费家在天牛庙村的地位一下子跌了下去，如此这般，费家还有不报复的理儿？

不知老风水先生另外做没做手脚，宁家还有这么一个怪事：辈辈不发长子。哪一辈上分家也是长子分得多，但过着过着老大就赶不上他的弟弟，不是早亡就是穷下去。所以，长子这一支就像漏水的管子，不知不觉就让宁家的家产减了下去。到了宣统二年，宁家的长房又一次分家时，身为长子的宁学祥虽比他的弟弟多分三成的家产，但也只有地五顷、牛五犍了。

出事的那天是民国十五年腊月初七。那天天气很好，一大早，宁学祥就背上粪筐往村外走去。他今天要去四里外的王家台。后天他的大闺女绣绣就要出嫁了，昨天晚上他数算了一下，那个庄的八家佃户中还有三户没有送贺礼，想了想，这三户都是挺妖翘的，交粮拨工从不那么顺妥，很有必要去催一催。平生第一回送闺女，喜果子无论如何要多一些，这样老子脸上也显得光彩。这是一。二一桩，也是别让这些狗东西坏了规矩——东家办喜事，种地户子在那里装不知道，这算啥事儿？

宁学祥这么想着就走到了围子的西门。此时，有一人半高的两扇柞木围门已经打开，看围门的两个年轻汉子正袖着手蹲在墙根晒太阳，见了他便打招呼：“大老爷出门？”宁学祥似睬不睬地用眼睛扫了一下他们，便走出了门去。这些看围门的都是青旗会的人，是受他儿子宁可金管的，他身为宁可金的老子，自然不必跟他们客气。

出了门，宁学祥见墙外有一摊人屎正顶着霜花，便放下筐，用铁打的四股粪叉将它拾了起来，背上筐，又接着走。走路背粪筐是宁学祥的老习惯，他不像别的财主，走路甩着两只空手，甚至还让觅汉用车子推着。他知道粪的用处，那是能变粮食的东西。就像人死了变鬼，鬼再托生为人一样，粪和粮食也是互相变来变去的。粪是粮之鬼，粮是粪之精。当东家的，这个理儿要明白。宁学祥一边拾着一边走，二里路走下去，粪筐已是沉甸甸的，筐沿儿硌得尾骨根有些疼。路边就是他的地，但他不去倒掉。因为这是租出去的地。租出去的地就没有必要由他去投肥，肥料是佃户家出的。一直走到一块自己带领觅汉种的地，他才去深挖了一个坑，将那些粪埋在了里面。

到王家台走了走，宁学祥生了一肚子气。这三户竟然都还没置办贺礼。宁学祥问他们知道不，他们都说知道，说完了却低着头叹气。王老六的老婆还背过身子去擦眼泪。宁学祥心想，甬给我来这一套。不管怎么说，你种我的地，我闺女要出嫁了，你也得给我送两包喜果子去。不送的话，来年还不想种地？这话他没说出，只把它写在脸上。佃户们看了，最后都说：“老爷你回去吧，俺今明两天一定到您家去。”宁学祥见他们如此说，便道：“其实我也不想来说这事，我是怕人家笑话我：闺女出嫁，没人送喜果子，宁学祥是咋混的？你们去送，也不用送太好的，桃酥、羊角蜜什么的太贵，三角果就行呵。”说完就走了。

在回来的路上再拾一摊牛屎的时候，宁学祥看见了从自己村里飞快跑来的觅汉小说。当小说上气不接下气地将那个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脑子里闪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那个一直跟宁家长子们作对的厄运来了。

那事情发生得让宁家全家都感到不可思议。在宁学祥走了之